

卫斯理

灵幻小说系列



蛇王石

灵幻小说系列

蛇王石

● 卫斯理 ●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版贸图字[05-1997-1]号

蛇王石

卫斯理灵幻小说系列之二

著 者 卫斯理(香港)

责任编辑 文 华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 国 新 华 书 店

印刷装订 呼和浩特市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 字 数 13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ISBN7-80506-438-5/I·173

定 价 8.80 元

序

作者倪匡(卫斯理)是个怪人,做事往往出人意表。

他宣布了“戒酒”,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,不过不要饮醉。

倪匡不懂驾驶,但迷上研究汽车,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。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,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,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。

倪匡的广泛兴趣、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,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,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倪匡创作近四十年,著有极多作品,散文、杂文、电影、剧本以及各类小说,笔下创奇人物有花木兰、卫斯理、原振侠、年轻人、浪子高达、亚洲之鹰罗开等等。

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人心,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,成为倪匡笔名,且是畅销的保证,为广大读者喜爱。

现我们出版了比较适合现代人思想的近期倪匡灵幻作

品。

卫斯理灵幻小说,是追求脑力激荡乐趣的结晶,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,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,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和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,使人感受到悬疑、紧张、提心吊胆、有趣,富幻想、具娱乐性、十分古怪……,一种使人赞佩的古怪。

一位读者曾经很自豪的说:“卫斯理小说我全看过!”

1

在中国古老的神话小说中，流传最广和最久的，莫过于“封神榜”、“西游记”、“聊斋志异”及“白蛇传”等几部了。

其中尤以充满浪漫色彩的“白蛇传”，更为大众所熟悉，可说是家喻户晓。每届端午节，除了举行龙舟竞赛、吃粽子，以纪念那位投江的大诗人屈原外，总不免把许仙与白素贞（白蛇精）雨中邂逅，那段可歌可泣、缠绵悱恻的恋爱故事，以各种表演方式应景一番。

但在西方人心目中，蛇却被视为撒旦（魔鬼）的化身，代表邪魅与罪恶。

高达从缅甸经由孟加拉进入印度，已经是九月上旬，端午节早就过了。这里之所以提到“白蛇传”，是因为他此次的印度之行，所发生的一连串“奇遇”，与“蛇”有着极密切的关连。而其中部分“情节”，几乎是“白蛇传”的翻版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

这个“故事”，要从他在巴黎香槟区，应邀参加那个周末之夜的盛大酒会开始说起。

女主人克莉丝汀狄克，是位徐娘半老的富婆，在巴黎的上流社交圈内，名气非常响亮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真正了解她，以及她那庞大财富来源的人并不多，甚至可

说一个都没有。

有人传说她是南非钻石大王的遗孀，丈夫死于空难，由她继承了存在瑞士银行的百亿美金。

也有人说她是欧洲产油国家中，某大石油集团的幕后大股东，财力足以控制世界石油市场。

更有人说她是炒股票发的财，人在巴黎，一通电话即可遥控纽约华尔街的股市涨跌。

甚至还有人绘影绘声，说她是某国军火大亨的姘妇
.....

尽管众说纷云，从来没有人见过她的丈夫是事实。

另一个事实，就是她挥金如土，花钱像流水，而且似乎永远也花不完。幸而无人怀疑她是印制伪钞集团的首脑，否则她的麻烦就大了。

克莉丝汀三年前来到巴黎，持用的是瑞士护照。

她在取得居留权后，即以六千万法郎（约合九百万美金），买下香槟区这座豪华别墅。出入以加长型的“劳斯莱斯”礼车代步，连司机都穿着整齐鲜明的制服，俨然以贵妇自居，气派确实令人侧目。

由于她是以神秘富婆姿态出现，曾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揣测。开始她只是应邀参加别人举行的“派对”，不久她就回请香槟区的邻居，到她的豪华别墅参加酒会。

很快地，这位风韵犹存的富婆，便跻身巴黎的上流社交圈，成为极受欢迎和爱戴的风头人物了。

从此，每逢周末，她便在香槟区的豪华别墅举行酒会狂欢，从无间断。应邀的无不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包括政坛当权的显要，商界叱咤风云的富商巨贾、学术界及艺术界举

足轻重的巨擘、银行家、娱乐界大亨、以及影坛的熠熠红星等。

近两三年来，大家已把克莉丝汀的周末酒会，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。举个例来说，如果她的私人秘书由于一时疏忽，邀请函的宾客名单上漏掉了某位常客，这位未接到请柬者，就会若有所失，像是宠妃感到自己在君主面前突然失宠。

更妙的是事前不便向克莉丝汀查问，事后反而要绞尽脑汁，编造出一番谎言，向朋友们解释未能参加的原因，以免脸上无光，或是引起各种猜疑，甚至蜚短流长，在社交圈中闹得满城风雨。

由此可见，这个酒会对他们的重要性了。

高达到达巴黎的第二天黄昏，独自坐在香榭丽舍大道的街边咖啡座，悠闲地欣赏着过往形形色色的法国女郎，心中暗自对那些令人眼花撩乱的乳浪臀波、袒胸露背的奇装异服、中空露脐装、性感大胆的短裤、迷你裙……一一评分时，忽觉肩头上被人轻拍了一下。

高达转身抬头一看，身旁站着个西装革履的东方中年绅士。

但他觉得很陌生，并不认识这个人。说得正确些，是一时想不起在那里见过这位老兄。

中年绅士却像是异乡遇故友似的，敞声笑道：“高先生几时来巴黎的？”说着已伸出了手。

高达只好起身跟他握了握手：“请问……”

“敝姓钱……”中年绅士从上装小口袋掏出名片，递给

高达笑道：“高兄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上回在澳门姓曹的那里，要不是你识破玄机，我真要倾家荡产啦！”

高达接过名片一瞄，头衔是香港福记珠宝公司董事长，再听他提起澳门的那档子事，猛然记起了这个叫钱晋福的赌友来。

那确实称得上是一场空前豪赌，赌局设在郊区一幢豪华别墅里，并有多名年轻貌美的女郎侍候在旁。

主人是曹万盛，在澳门的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，罩得住，是个八面玲珑的响叮当人物。

这场豪赌持续了三天三夜，台面上的输赢已高达数十万港币，成了欲罢不能之势。

其实，高达也不认识曹万盛，经由一家大赌场的股东介绍，他一时兴起，才参加这场豪赌的。

他们赌的是“梭哈”，一桌九人，除了高达始终保持小赢局面，其他八人只有一家是一枝独秀，包括主人曹万盛在内，都输得喘不过气来。

大获全胜的是个日本人，名叫渡边次郎，五十来岁，能说好几国语言。渡边的外表看来斯斯文文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颇有几分学者风范。而他腕上戴的名贵钻表，和左手无名指上套的五克拉钻戒，又充分显示出浓厚的市侩气，如同是个不学无术的暴发户。

渡边次郎不仅深度近视，而且耳聋，右耳里塞着助听器。据他自己说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担任炮兵指挥官的后遗症。

不过，高达一开始就怀疑，这位老兄的助听器可能暗藏玄机，另有其他妙用。

连续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式豪赌，高达终于察觉出，渡边次郎从坐上桌开始，就全神贯注地在“听”。

浪子高达是何许人，赌桌上五花八门的鬼门道样样精通，立刻看出这是来自东瀛赌徒搞的花招。

尤其渡边次郎算牌之精确，简直出神入化，从无失误，如同在打明牌似的。而他一上桌就稳扎稳打，且手风一直很顺，赌到第三夜，已赢了好几千万港币。

高达这时几乎已可确定，曹万盛保持小输局面，只是在掩人耳目，表示连主人都输了大家就得心服口服。实际上，曹万盛跟这日本人暗中勾结，利用这里的电子设备，一搭一档从事诈赌！

捉贼捉赃，没有抓出真凭实据，高达不便贸然发作。

于是他借口上厕所，起身离座，由一名穿高叉旗袍的女郎陪他出了大厅。

这三天三夜中，高达已去过楼梯口旁的洗手间多次，每次都是由一名女郎陪着，以示服务亲切周到，其实这等于是在监视，惟恐他乱闯。

当然，服务需要给小费，高达出手一向大方，每次都赏以千元港币的大钞两张。上一次洗手间如此昂贵，饮料倒是少喝为妙了！

但高达也有意外收获，除了女郎的甜美笑容和一声谢，还获得一个热吻。

只是这次不同，一进洗手间，高达出其不意地回身就是一掌，重重劈在女郎颈旁，使她昏了过去。高达及时将她扶住，轻轻放倒地上，说声：“对不起啦！”便迅速出了洗手间。

他一见楼梯口无人把守，趁机直奔楼上。别墅是仿欧

式建筑，共有两层。当高达冲上楼时，静寂无声，也不见一个人影。高达急向各处查看，发现走道尽头的房间门关着。

掩近附耳在房门上一听，房内有人正以日语连续播报着：“下家底牌梅花老‘K’，第二家红心‘A’，第三家方块‘九’……”

高达顿时恍然大悟，难怪渡边次郎一直全神贯注在“听”，原来是由楼上告诉他每一家的底牌！

“梭哈”赌的就是一张底牌，这位东瀛客对每家的底牌都了若指掌，焉有不大获全胜之理！？

显然，那张深褐色厚玻璃大圆桌上铺的白桌布，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能将扑克牌的红黑两色，经由桌面下暗藏的感应摄影器，传至楼上房间的影像显示幕上，对每家的底牌一目了然。再由楼上的人播报，利用伪装助听器的接收耳机，告知渡边次郎，使他能了解并且控制全局。

高达不禁怒从心起，伸手一转门钮，里面竟锁住了。

房内的人已警觉，问了声：“谁？”

高达退后两步，冲上前飞起一脚将门踹开。

果然跟他的想像一样，桌上一具七十二吋的大型显示荧光幕上，清晰地显示出每一家的底牌。面对显示器的沙发上，坐着个穿和服式睡袍的壮汉，看样子是日本人，一旁的小茶几上置有“麦克风”。

这家伙胸怀大敞，怀里拥着个赤裸裸的年轻女郎，正依偎在他胸前猛发嗲劲。由于高达突如其来的破门而入，使沙发上的一对男女，出其不意地大吃一惊。那日本壮汉来不及推起坐在他腿上的女郎，高达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，照他头上就是狠狠一拳。

壮汉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头一歪，昏了过去。

女郎吓得大叫：“救——”

“命”字尚未出口，已被高达顺手一掌劈昏。

高达这才拿起小茶几上的“麦克风”，大叫一声：“游戏结束了！”

这时楼下客厅的赌局正在进行，渡边次郎耳中塞着的伪装助听器，被高达这一声大叫，顿觉震耳欲聋，神情为之大变。

曹万盛情知有异，一使眼色，随侍在侧的几名汉子立即匆匆走出大厅。

他们刚赶到楼梯口，高达已从楼上冲下。两名汉子首当其冲，被腾身而起的高达双脚飞踢踹中头部，仰面就向后倒。后面的几人不及闪避，被撞得踉踉跄跄。

高达大发狠劲，双拳左右开弓，出手毫不留情，向几名汉子迎头痛击，打得他们落花流水。

大厅内的赌局已暂停，几个输昏了头的赌客尚不知厅外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个个惊的茫然不知所措。

曹万盛刚站起，高达已冲进大厅。四个贴身保镖一拥而上，却被曹万盛喝阻。

曹万盛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物，先发制人地沉声道：“怎么，大名鼎鼎的浪子高达也输不起？”

高达洒然一笑：“你错了，我并没有输，输的是这几位死凯子哦！”说时眼光向钱晋福等人一扫。

曹万盛冷哼一声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赌桌上自然有输赢，别忘了我也是输家！”

高达眼光转向渡边次郎说：“可是这位日本朋友，却赢的让人不服气！”

渡边次郎做贼心虚，坐在那里连气都不敢吭。

曹万盛身为主人，不得不撑住场面：“哼！你有什么不服气的？”

高达置之一笑，不动声色地走向桌前：“对不起，各位请起立退开，我要献丑表演一套戏法。”

钱晋福等人莫名其妙，面面相觑，只好纷纷起身离座，各自退后站开。

曹万盛似已有所觉，怒形于色道：“姓高的，你要干什么……”

不料话犹未了，冷不防高达伸手一扯，扯去铺在桌面上的白色桌布，使筹码“唏哩哗啦”散落一桌满地。

曹万盛惊怒交加，一使眼色，四名贴身保镖正待上前阻止，高达已一脚踢翻玻璃大圆桌面。圆形的桌柱内，赫然藏着一具感应摄影机！

钱晋福等人顿时哗然。

曹万盛眼看诈赌被揭穿，不禁恼羞成怒，一声令下，四名贴身保镖便向高达扑去。

高达猛一回身，来个拳打脚踢，大展身手，打得四名保镖人仰马翻，吓得钱晋福他们及几个女郎惊乱成一片。

曹万盛惊怒交加，霍地拔枪在手，振声喝令：“不许动！”

但高达的行动比他更快，转身冲向渡边次郎，一把反扭住这日本客的手臂，推在身前当作了挡箭牌。

“开枪吧！”高达有恃无恐地笑着。

曹万盛迟疑一下，终于气馁道：“高兄，有话好说，大家

都是在外面混的，何必伤了和气。”

高达道：“没问题，光棍只打九九，不打加一。只要你撂句话出来，今夜的事你打算怎样给大家一个交代？”

曹万盛苦笑道：“但凭高兄一句话。”

高达不加思索道：“好！除了我之外，在场的几位都是输家，台面上输的不作数，输多少你就赔他们多少！”

曹万盛面有难色：“这……”

高达冷哼一声道：“除非你能把我们全部杀了灭口，否则，如果你还想在澳门混，最好是破财消灾！”

事实上要曹万盛倒赔几千万港币，不但心痛，一时也拿不出。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有把那家大赌场的郑姓股东以电话召来，请这位老兄出面调解。

姓郑的跟高达交情不错，匆匆赶来郑重道歉，并且声明事先毫不知情，绝非私下跟曹万盛勾结，串通设下这个诈赌的骗局。

曹万盛面子上也挂不住，把一切推在渡边次郎头上：“这一套设备全是他从日本带来的，想不到第一次用它，就……”

姓郑的打圆场道：“老曹，现在没什么好说的，就照高兄说的，破财消灾，赔钱了事吧。”

曹万盛愁眉苦脸道：“可是，好几千万港币数目实在太太，既然我理亏，愿意向高兄和各位意思意思……”

高达眼皮一翻道：“你打算怎样‘意思’？”

曹万盛陪笑道：“兄弟打算摆一桌，向各位聊表歉意，并且每位致赠一个十万港币的红包。”

高达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！”

姓郑的惟恐双方闹僵，只好出面打圆场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达成协议，由曹万盛负责致赠二十万港币的红包赔罪，总算把事情摆平。

这是发生在一年多前的事，高达早已淡忘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忍不住笑道：“钱老板最近手气如何？”

钱晋福笑了笑：“自从上次的教训后，我已经戒赌啦！”

“哦？”高达颇觉意外道：“难得，难得。请坐。”

钱晋福坐了下来，向侍者要了杯咖啡。

高达坐下问道：“钱老板来巴黎是？”

钱晋福道：“我是经一位法国友人的推荐，专程来为一位女士鉴定，并且仿制一块钻石。”

高达笑道：“我虽然对钻石是外行，不过，据我所知，钻石通常是以它的重量和体积定位的。钱老板刚才说是‘一块’，想必是未经切割琢磨的原石啰？”

钱晋福点点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它是一块重达两公斤多的原石。”

高达不禁好奇道：“钱老板，我之所以有此一问，是觉得要你亲自跑到巴黎来，只为仿制一块原石，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？”

钱晋福道：“这位女士出的代价，绝对值得我来一趟巴黎。而更重要的，是我无法抗拒这份好奇。”

“好奇？”这正对了高达的胃口。

钱晋福又点了点头，郑重其事地道：“那位法国朋友其实是我的老主顾，这几年来成交的数字，至少有好几百万美金。他知道我不仅能鉴定钻石珠宝，而且是铸造名贵首饰

的专家，所以一个月前，亲自为那位女士去香港找我。

他带去十二张彩色放大照片，是以不同角度为那块原石拍摄的……高兄，你相信原石中间能有生物吗？”

高达被问的一怔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，是什么生物？”

钱晋福正色道：“蛇！一条活生生的金色小蛇！”

高达诧异道：“这不太可能吧？”

钱晋福道：“正因为我跟高兄的想法一样，认为绝不可能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好奇。首先，一条小蛇怎能进入那块原石中间？其次，原石中间既无氧气，也没有食物，蛇如何能存活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”高达打断他的话道：“我打个岔，请问钱老板，你只看了那十二张照片，怎能确定原石中间那条金色小蛇是活的？”

钱晋福笑了笑：“当那位法国朋友告诉我时，我也以为那是以特殊技术制成的，原石中间的小蛇只是维妙维肖，栩栩如生而已。但仔细看了那十二张照片，发现每一张小蛇的姿态都不同，甚至有的闭着嘴，有的张口吐信。除非是有十二块不同的原石，否则那条小蛇应该是活的！”

高达啧啧称奇道：“那倒是怪事！钱老板能巧夺天工，把一条金色的小活蛇放进一块仿造的原石中去？”

钱晋福摇摇头道：“当然不能！不过那位法国朋友也明白，这是绝不可能的要求，所以只要我能铸造出一模一样的原石，中间有条金色小蛇，并不要它是活的。

我当时为了好奇，一口答应下来，但附带条件是必须亲眼见到那块原石，否则无法办到。”

高达已引起浓厚兴趣，忙问：“钱老板已经见过那块神

奇的原石了？”

“还没有，”钱晋福道：“我下午刚到，已经跟那位法国朋友通过电话，约好晚上八点到饭店去接我，陪我一起去见那位女士。噢，对了，那位女士今晚举行周末酒会，高兄有没有兴趣同去参加，顺便见识见识那块令人不可思议的原石？”

高达正中下怀，笑问：“方便吗？”

钱晋福笑道：“听说那位女士很好客，就说我们是合伙人，一起从香港来的，她一定欢迎。”

高达喜出望外，反正今晚他尚未决定如何欢度周末，当即一口答应。

他与钱晋福分手后，时间尚早，先去餐馆吃了客牛排，才回饭店去更衣。

其实高达这次独自来巴黎，抛开了几个形影不离的“死党”，只不过是为了逍遥一番，顺便观赏花都一年一度的流行秋装大展而已。

他自然不是对秋装发生兴趣，主要是欣赏那些国际闻名的一流模特儿。

美女，永远对他是具有吸引力的！

八点十分，门铃响了。

高达打开房门，只见钱晋福也换上了礼服，带来的法国朋友却穿得很随便。五十来岁，颇有几分艺术家风味，不像是个经常购置钻石珠宝的富绅。

经过钱晋福介绍，才知他叫尼考尔鲍华，是巴黎一家大时装公司的总裁，巧的是这次秋装大展，正是由这家公司主